

荷兰的彼得

□朵拉[马来西亚]

他们会挣钱没时间花,上班穿白大褂,手术穿手术衣,连治装费都省下不少

另一半是医生

□吴玲瑶[美国]

几年前,常参加医生太太们的闲聊聚会。

我台湾娘家巷口有一家“陈小儿科”,孩子有点小病痛时,最方便的就是找这位医生,他太太负责挂号,常有机会和她聊天。

医师谈及她爸爸是南部乡下小镇医生,哥哥是医生,弟弟是医生,一心要她嫁给收入稳定又能悬壶济世的医生,他们会挣钱没时间花,上班穿白大褂,手术穿手术衣,连治装费都省下不少,加班是常态,不会去逛街购物;智商高,确保下一代优生,又能让太太过好日子。后来她真的嫁了医生,同样是医师娘的朋友常聚会。

一位太太说,谈恋爱甜蜜约会的时候,常因医生男友中途被叫走而生气,很久后她才能谅解,作为外科医生,救死扶伤是他的天职,在那一刻,有人比他更需要他。“逢年过节值班应对,一刻一刻不敢离位”,医生要做好面对孤独的准备。另一位太太说,医生都很聪明,吵架永远都是他占上风。

俗话说得好,选择了一种职业,就选择了一种职业病。医师太太最知道先生“病人膏肓”的状况。比如,有事没事就洗手,看到水龙头,就下意识伸出手

来。洗完手却顺手抹在屁股位置的白大褂上,习惯用屁股或手肘开门。指甲永远是最短的,不能忍受长指甲和甲缝有污垢,上衣口袋有黑笔红笔记号笔、叩诊锤、小手电等。

好像每个医生写字都特别潦草,有位太太说,她先生看完病,病人拿着药单看了看,问着:“您是大夫吗?”医生说:“有什么疑问吗?”病人回答:“您写的字我怎么都看不懂?”

各种病人都有,遇到爱唠叨的女病人,医生们有其应对的方法。“请把舌头伸出来。”啰嗦的女士又抱怨:“我伸半天舌头,你怎么还不检查?”医生说:“你伸着舌头,才不会打扰我开处方。”

另一位太太说,她先生是整容医生,看人从头到脚扫一遍,不是想看漂亮女人,而是想找手术的难度。所以整过容的女士最好离他远点,别让他有机会盯着看。

其实医生的职业病也说明其对工作的专注。一位太太提及,她先生同学从医学院毕业后,去北京出差学习一年,回来时女友到机场接他,挽着他的手。因为医生的习惯,他按了一下她的脉搏,竟然是喜脉,那段姻缘也就因此吹了。

难怪何立伟感叹:你想不到吧?这把年纪了,他还能全篇背诵《离骚》,从头到尾一字不落。

落花时节又逢君

□刘舰平

目疾有年,“临花空相望,对酒不能歌”,南朝才子范云的这两句诗,被杨福音先生借来表达对我的惋惜之情。数次相邀看他的画展,由于我出行不便,终未如约前往。不能亲眼欣赏他的书画,成为我此生的一桩憾事。

福音先生内心细腻敏感,外表粗糙随便。半新不旧,是他的艺术主张和生活态度。他的书画文人气十足,又写得一手空灵散淡的好文章,既是独创反线描画法的水墨画大家,也是文坛隐士。然而他最初留给我的印象,与艺术家的身份实在不搭。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头一次有事造访他,向一位勤杂工模样的汉子打听杨福音,那人呵呵一笑道,我就是。

那以后,我和何立伟常去他的画室喝茶聊天,看他作画。一个夏天,他的造型还是一成不变的拖鞋短裤老头衫,而他留在宣纸上的笔墨却让我们目不暇接,惊艳不已。再后来,他举家南下,调任广州书画研究院副院长;我也去了海南。沧桑人世,一别经年。白

发多时故人少,落花时节又逢君。再次相见,是在湘江边的一处私家园子,是他回到长沙颐养天年的新居——如此幽雅的“双来书屋”,不由得让我想起了辞官归田的陶渊明:结庐在人境,而无车马喧。只是多了现代文明的呵护,少了种豆采菊的辛苦。

“新春多好雨,日丽风和。山花照眼,啼鸟一声声,接竹引泉。自在飞,无心云。莫误芳时,且饮酒,谁主谁宾。”

这段如唐宋婉约诗词的文字,正是杨福音散句《雨余花》的开篇一节,是他晚年生活的写真。福音先生说,我边写边吟,一个人静静地看雨后落花,经常泪流满面。

难怪何立伟感叹:你想不到吧?这把年纪了,他还能全篇背诵《离骚》,从头到尾一字不落。

我知道,福音先生与皓首问天的屈大夫惺惺相惜,皆把香草美人视为自己的化身。所以他画荷,画女人体,都是那么高洁、典雅,那么梦幻,那么美。



金菠萝(国画) □邝文强

水继续流淌。牺牲小我来成全大我。对着感动到流泪的故事,我记住了小男孩的名字,彼得。

很多年以后,我终于到了荷兰。应国际中医药总商会邀请去办我的《听香——朵拉南洋风》画展。最起劲打开一扇水墨画的窗口给他们看一看。

展览刚开始便遇到彼得。他捧着一杯红酒,站在我的图画面前问我,这是什么花?我看着画中密密匝匝深淡浓淡的紫藤花,说:wisteria。真是漂亮!

彼得的眼睛注视着明艳灿烂的紫藤花,忘记喝酒。他说出自己的惊讶:原来用毛笔和墨墨再加颜色,可以画出这么美丽的紫藤花!

当晚的彼得似乎带点腼腆,说话不多,就是看画。然后每幅画都引起他的好奇,牡丹、葫芦、竹子、梅花、向日葵,有些见过,有些没。他其实不是要知道那些画

的主题,他更感兴趣的是,水墨画的技法和用具。这是他有史以来首次遇见宣纸。英文叫rice paper(米纸)的宣纸,他认定是米做的纸。听说这纸可收藏千年不变,他顷刻间目瞪口呆。

再次见到彼得时,是他到画展场地来喝茶。喝的不是英国茶或荷兰茶,是我从福州带来,以我的画为包装的天茶苑武夷山天心村的大红袍。他吸一口便说这个茶好喝!

虽然英国茶源自中国茶,但外国的茶一般都加糖加奶加其他各种香料,极少听说外国人懂得欣赏原汁原味的中国茶。

一边品尝好茶一边闲聊。我提起彼得这个名字,彼得说这个名字在荷兰太普遍了,你在外头喊一声彼得,马上很多人回转头来跟你打招呼。于是,我说了为救人用手指紧紧塞着堤坝的小男孩彼得的故事。

想一想,我终于略带不好意思地提问:“手指塞着小洞,过一个晚上,似乎,不太可能吧?”



坐花醉月(国画)

□莫里加

荷兰房子的窗便是最美丽的风景,往往比大门还大。从家里望出去,远近一望无际;从家外看进来,屋内的摆设被一眼望穿。

从小就决定要到荷兰去找彼得。

大约小学三年级,在课本里认识了荷兰这个国家。喜欢这国家的名字有个荷字,还有个兰字。简直就是一见钟情。小学生对荷兰的理解,就是两种美丽的花。

荷兰这个名字从此就往上搁。立志日后要设法到荷兰。必须立志,那个时候,要从家里去个市区都不容易,搭飞机更不是普通人随便可以办到的,缺乏交通工具的时代,出国是多么大的事呀。

到很后来,知道荷兰是英文HOLLAND的翻译之后,自以为是地认为:应该就是一个爱荷和爱兰的华人,把自己心爱的两种花寄托在一个国家的名字上了。

因为心里有荷兰,特别注意有关荷兰的历史和故事。以前找资料极其困难,只能到书里里探求。然而,当年的南洋,就算寻找一本华文硬体书也不容易,一切要看机缘俱足,不得不随缘。

仿佛夹杂着时光远逝的一丝悲凉,但在苦累暗淡之中,又一切都生了光辉

我的项脊轩

□谭学韵

多年以后,震川先生回到了那一间小小的项脊轩,望着枝蔓缠绕的篱笆木门,心里头百感交集。他轻轻拂袖,掸去门把上的尘埃,吱呀一声,门开了,像是知晓故人的归来。

沿着青石板路望去,繁芜的杂草丛中,手植的枇杷树映入眼帘,亭亭如盖,亭亭如盖……几缕阳光从密密匝匝的叶隙间倾泻下来,用丝缕温情雕刻着往日的小轩:茂盛的兰桂,反照的日影,案头上的书卷,未燃尽的油灯,白白色的象笏,以及亲人们的音容笑貌……

和震川先生一样,我也回到了那条灰白色的街道,站在那一栋旧式居民楼前。原先安装在一楼、面朝大街的深青色大铁门已经拆除,留下来的只有因频繁开关门撞击而成的凹缝。我畅通无阻地迈进仅有少量阳光照射进的小巷,视线在两则灰暗斑驳的水泥墙上搜寻着、扫描着,然后在墙上刻下的一只小火柴人儿,它们还在。

我凝望着最初的凝望,满怀温柔,满怀感动,仿佛是一场跨越时空的交汇。

那栋楼是爷爷留下的,一共九层,爸爸一家住在五楼,三叔家住在四楼,四叔家住在三楼。老式居民楼没有独立的阳台,没有直上直下的电梯,但有夕照下的阅读时光,有一家人的团圆饭,有三个小屁孩儿的哭与泪……在那栋旧楼房里,那些曾经存在过的悲欢离合,成为难以割舍的童年记忆。

在《项脊轩志》中,归有光曾描绘修葺前项脊轩的模样——尘泥渗漉,雨泽下注,潮湿如青苔般肆意滋长,屋内昏天暗日,待久了令人产生晕眩之感。书斋空间有限,案头上书卷尚且无法安放,更何况他勃发的意气。和项脊轩相比,我对自己的旧屋不禁要感叹一句:幸甚至哉!

旧屋的“阳台”只是沿着窗户搭建的一排粗铁丝网,上面放着许多植物盆栽。有两盆“肥美”的芦荟,是奶奶从乡下移植过来栽种的;有一盆兰花和一盆水仙花,是每年逛花市时妈妈必须置办的“年货”;还有爸爸最爱富贵竹,时不时带回来几枝,一齐放在长型的陶瓷花盆中,直至插满,苍翠欲滴。闲暇时,他们总爱争论谁的植物更耐看或更旺盛,而我在一旁观望“看戏”,偶尔充当一下“墙头草”,心里也甚是愉快。

我喜欢下午趴在阳台边上读书,阳光透过铁网洒落在书上,形成格子状的光影。累了,便俯街道上穿梭往来的车和人,猜想他们他们的故事;抬头远眺,目光越过林林总总的居民楼,可以望见眷恋在半空上的落日。夕阳西下,书面上的光影逐渐从书的一端移动到另一端,从阳台一头的盆栽移动到另一头的盆栽……

再回望几百年前的项脊轩,修葺过后,一切都焕然一新,震川先生得以在干爽明亮的书斋畅意阅读,读书时的思绪也随之清晰起来。于是乎借书满架,无所不读。忽而仰观俯察,听万籁声;忽而冥然兀坐,写一案文……豪放自在,悠然自得。眼倦时,透过一扇嵌着古木的窗扉,可见寂寂庭阶啄食鸟,可见一轮明月上半墙,亦可见几枝桂影斑驳,有如东坡“庭下如积水空明,水中藻荇交横,盖竹柏影也”之妙也。渊沉于此,震川先生也不禁发出感叹:东坡啊东坡,只恨我生不在彼时,要不我也能与你共享那一夜的月明,畅谈那一刻的人生,你也不用遗憾少了一个闲朋挚友。

如果说,震川先生未分家时的项脊轩是“庭中通南北为一”,那么我的则是“楼中通上下为一”,一家只需在自己所在的楼层往楼梯处喊一声,响亮的回声便可迅速将信息传达至不同层的另两家。而在家中,最经常吆喝的要数奶奶了。她喜欢上下穿梭于三层楼,也不嫌累,不管是逢年过节,还是日常相聚,只要她喊一声,我们会来到她所在的一楼,聚在一起吃饭。

饭桌上的时光是轻松和和谐的,特别是年夜饭,一家人相聚于此,小孩儿坐在一起互相打闹嬉戏,奶奶不住地唠叨柴米油盐生活琐事,父辈们举杯畅饮,聊聊过往一年的经历和收获,谈谈新一年的计划和希冀,颇有一丝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之况味。在这一围说大不大,说小不小的饭桌上,过去一年纷纷扰扰的烦恼和形形色色的喜悦,似乎都得以安放在桌的一隅,弥漫在空气中的,是一家人、十颗心汇聚在一起而发散开来的温暖。

2012年,爸爸拿出了十几年的积蓄,购买了当时市里一个新楼盘的套房,我们一家成为最早从老楼搬走的。还记得搬家大货车来到楼下的那一天,我在自己房间里独自待了很久。日影下的文字、饭桌上的碗碟、泥墙上的人小……直到爸爸妈妈敲开房门,我才从深重的记忆中醒来,走出房门,客厅空空。

随后几年,三叔和四叔也陆续从老楼搬离,迁到不同的小区。虽仍在同一工作区,但因奔波于各自的事业与家庭,一起聚首围桌吃饭的时光越来越少了。而由于年龄的增长,腿脚不便,奶奶不再能够频繁地来往于三家之间。尽管如此,老人家仍常念叨:要努力读书啊,阿嬷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你考大学、读研究生。

震川先生也曾回忆起大母的喃喃自语:“吾儿,久不见若影,何竟日默默在此,大类女郎也?”“吾家读书久不效,儿之成,则可待乎!”听罢,仿佛夹杂着时光远逝的一丝悲凉,但在苦累暗淡之中,又一切都生了光辉。

人类可以征服地球,甚至可以征服宇宙,但却征服不了细菌

树·虫·香

□周实

树

天又热了。每天,一轮初升的红日就像一枚金黄的果子挂在蓝天的树梢上。“你说的树梢在哪里呢?”爷爷问孙女。“你看,不就在那里吗?”孙女指着说。“我怎么就看不见呢?”爷爷笑着问。“是啊,你为什么看不见呢?那么大一棵树!”孙女很惊讶。

天地之间,好多事物,好多人都看不见的。他们所能看得见的,只是他们眼前的东西,只是能对他们有用能给他们添彩的东西。后来,知道是细菌。什么菌,不知道。现在知道了——厌氧菌。厌氧菌,什么样,还是不知道,但却每天能感到,感到它正在蛀牙。

它从一颗牙上撤退,又向另一颗牙进攻。有的时候潜伏着,有的时候在出击。有的时候占领了,有的时候失败了。然后,是转移,移到容易蛀烂的牙。

虫

制伏厌氧菌,抗菌素无力,有力的是甲硝唑。一次吃三片,一天吃三次,马上就溃败了,撤回它的营地里。然后,再待时机出击。出击若成功,牙龈就会肿,肿得厉害就流脓,吃也吃不得,睡也睡不得,张嘴稍稍吸口气,神经立即就痉挛,痛得气都喘不过来。

每当这时,我就想:人类可以征服地球,甚至可以征服宇宙,但却征服不了细菌。这个世界上细菌太多了。人类可能在某一天会被细菌吞噬掉的。因为只有这样,寄生,是致命的,它已与你融为一体。

你若妄灭它,就是灭自己,就像我吃甲硝唑,每次吃下去,人就飘起来,好似踩在棉花上。

香

制伏厌氧菌,抗菌素无力,有力的是甲硝唑。一次吃三片,一天吃三次,马上就溃败了,撤回它的营地里。然后,再待时机出击。出击若成功,牙龈就会肿,肿得厉害就流脓,吃也吃不得,睡也睡不得,张嘴稍稍吸口气,神经立即就痉挛,痛得气都喘不过来。

每当这时,我就想:人类可以征服地球,甚至可以征服宇宙,但却征服不了细菌。这个世界上细菌太多了。人类可能在某一天会被细菌吞噬掉的。因为只有这样,寄生,是致命的,它已与你融为一体。

你若妄灭它,就是灭自己,就像我吃甲硝唑,每次吃下去,人就飘起来,好似踩在棉花上。

香于我来说是虚无飘渺的。或者说,我是说不出香味的。我能闻到香,但却说不出。我喜欢那淡淡的,似乎有,又似乎无,香太浓了,

就刺鼻了。记忆里的香,是那楠木香,家里曾有一个箱子,是用湘西的楠木做的。那是很久了,那时,我还小,但那开箱飘出的香味,仿佛至今还在鼻尖。

妈妈告诉我:楠木箱防虫。

虫不喜欢香味吗?楠木这么香,虫闻了不香?虫闻了不香,人就觉得香?我总喜欢胡思乱想,喜欢一个人,沉思又冥想。

写到这沉字,又想起沉香。

沉香闻过吗?自然没闻过,只是在书上,多次读到过。可是,不知为什么,就是喜欢这沉字。这个沉字,使得那香,变得格外馥郁起来,人好像沐浴其中,香亦渗入皮肤之中。于是,人就越发宁静,心亦随之飘得更远,越是沉,越是远。

沉香怎么来的呢?是从沉香木积淀而来吗?或是沉香草浸泡而来的?

这世上有沉香木吗?当然有,不管怎么样,想到沉香这两字,我的心里也就想到很深很深的幽谷。